

WEIMINGHU PIAN YI MINGRU
YANFU LINSHU XIAOHONGMING
DI BEIDA SUYUE

林坚 著

未名湖畔忆名儒

——严复、林纾、辜鸿铭的北大岁月



百年之前，在中国传统文化备受攻击之际，
中国向何处去？中国传统文化向何处去？
这是一代代中国人不断求索的问题。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WEIMINGHU PAN YI MINGRU
YANFU LINSHU QIUHONGMING
DE BEIDA SUYUE

林坚 著

未名湖畔忆名儒

——严复、林纾、辜鸿铭的北大岁月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XIAMEN UNIVERSITY PRESS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未名湖畔忆名儒:严复、林纾、辜鸿铭的北大岁月/林坚著. — 厦门:厦门大学出版社, 2019.9

ISBN 978-7-5615-7597-0

I. ①未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北京大学—校史②严复(1853—1921)—生平事迹③林纾(1852~1924)—生平事迹④辜鸿铭(1856—1928)—生平事迹 IV. ①G649.281②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90770 号

出版人 郑文礼
责任编辑 冀 钦
封面设计 李夏凌
技术编辑 许克华

出版发行 厦门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39 号
邮政编码 361008
总 机 0592-2181111 0592-2181406(传真)
营销中心 0592-2184458 0592-2181365
网 址 <http://www.xmupress.com>
邮 箱 xmup@xmupress.com
印 刷 厦门集大印刷厂

开本 720 mm×1 020 mm 1/16
印张 22.75
字数 358 千字
插页 1
版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
印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 63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信二维码



厦门大学出版社
微博二维码

引子：寻梦未名湖 001

上篇 严复：文章光气长垂虹 009

- 一、北大：严复雕像 /011
- 二、从榕城到津门 /018
- 三、1896：妙笔译“天演” /030
- 四、主持京师大学堂译书馆 /038
- 五、中国西学第一人 /048
- 六、1912：首任北大校长 /058
- 七、从孔教会到“筹安会” /072
- 八、平生风义兼师友 /087
- 九、叶落归根返故里 /102
- 十、北大：严复经济学讲座 /117

中篇 林纾：孤山处士音琅琅 131

- 一、北大：忘却的纪念 /133
- 二、从福州到杭州 /138
- 三、1899：巴黎茶花女遗事 /145
- 四、执教京师大学堂 /151
- 五、译才并世数严林 /164
- 六、在白话文运动中 /172
- 七、林纾与蔡元培 /186
- 八、文采照人清如秋 /201
- 九、从维新学者到亡清遗老 /218
- 十、北大：重拾历史的记忆 /236

下篇 辜鸿铭：菊残犹有霜枝俏 249

- 一、北大一景：辫子教授 /251
- 二、从南洋到西洋 /256
- 三、张之洞的“洋文案” /262
- 四、与诺贝尔文学奖“擦肩而过” /272
- 五、北大英文门教授 /283
- 六、在新文化运动中 /294
- 七、辜鸿铭与蔡元培 /301
- 八、1923：告别北大 /307
- 九、独秉孤忠为前朝 /315
- 十、北大：是真名士自风流 /323

尾声 历史的回响 333

附录 严复、林纾、辜鸿铭生平大事记 345

后记 355

寻梦未名湖

未名湖是北大的灵魂，也是北大莘莘学子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。

三十年前，我第一次走进燕园。当我沿着一条通幽的曲径，漫步走向湖波潋滟的未名湖时，我的心里竟有些忐忑不安，就像要去和一位久别的恋人约会似的，充满了热切的期待和些许的感伤。那湖畔的金柳呢？那波光里的艳影呢？那“夕阳中的新娘”呢？寻寻觅觅中，我扑进了未名湖的怀抱，欢欣和喜悦在我的心头荡漾。



未名湖

未名湖很静。她安详地躺在燕园的“风花雪月”中，任春夏秋冬变幻而不动声色。湖的四周树木葱茏，春天鹅黄，夏日浓绿，秋季金黄，每个季节树叶的颜色虽然各不相同，但未名湖的风姿和神韵却始终没有改变。风从湖边轻轻吹过，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，倒映着湖畔的

丝丝杨柳，显得格外宁静怡人。她的宁静是那种淡泊的宁静，是那种经历过岁月洗礼而依然淡定的安宁和静谧。

未名湖很雅。湖边那座高高耸立的十三层水塔，名字就叫“博雅塔”。这座为解决校园生活用水而建于1924年的木构水塔，是仿北周时代通州燃灯古塔、取辽代密檐砖塔样式建造的。其独具匠心的设计构思，使使用功能、艺术造型、环境协调三方面高度统一，被誉为燕园构建的“神来之笔”和建筑杰作。每到春季，湖上细雨霏霏，湖畔杨柳依依，湖中波光塔影，构成了一幅别具风情的水墨画，显得十分淡雅迷人。她的淡雅是那种不事张扬的平和与纯净，是那种出自大家闺秀的雅致与从容。

未名湖很美。花朝月夕，漫步湖边，你可以体验到未名湖美丽的神韵。从校园的不同角度，透过梁柱、古树的间隙，你也可以看见她秀丽的身影。那巍峨的博雅塔，那静卧湖畔的画舫，那柳林夹岸的石堤，那俯映柳荫的“飞楼”，那竹影婆娑的湖边小径，还有环抱着未名湖的未名北路和未名南路，无不美不胜收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她的美是那种自然清新的美，那种“清水出芙蓉、天然去雕饰”的美。



未名湖滑冰

未名湖也很“酷”。每到冬季，未名湖上结起了冰，湖面上变成了滑冰人的练习场。一到下午三四点，来自校内外的许多滑冰爱好者便齐聚湖面，一时间你奔我跑，偶尔也会撞成一团，欢笑声、尖叫声不时响起。那青春飞扬的神

采，那热气腾腾的景象，驱散了冬日的寒意，真是“酷极了”！她的“酷”是那种自由的展露，那种与生命联系在一起青春与活力。

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；我轻轻的招手，作别西天的云彩。”那年夏天，读着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，我悄悄地告别了未名湖，告别了倾心向往的北大，返回了东南海滨的厦大。

2012年秋天，我再次来到燕园，来寻找三位“硕学名儒”在北大留下的风采。20世纪初叶，西风东渐，在传统文化备受冲击的岁月里，严复、林纾、辜鸿铭三位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及其前身京师大学堂执教，为播撒传统文化的种子、维护传统文化的尊严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、令人难以忘怀的一页。

我徜徉在未名湖畔，寻觅着北大历史的痕迹。湖西岸的小山坡上，有一座玲珑的六角钟亭，亭内悬挂着一口雕刻着波浪、大海和旭日以及八卦图案的铜钟，钟体上用满汉两种文字写着“大清国丙申年捌月制”。依此日期推算，大清国丙申年即1896年，此钟铸造时间比北大还早两年，迄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了。



未名湖钟亭

钟亭所在的小山坡位置极佳，北面临湖，正对着北大人极为熟悉的翻尾石鱼。南面山脚下矗立着一块乾隆诗碑，诗碑西面不远处就是北大前校长蔡元培的半身铜像。望着这座被苍松翠柏掩映着的栩栩如生的铜像，我的眼前浮现起

蔡元培先生和蔼亲切的形象，北京大学悠悠百年的历史画面也一幕幕地闪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，创立于1898年，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，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正式设立的第一所大学，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。京师大学堂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，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。她传承了数千年来“太学”的学统，是古代最高学府在现代的延续，可谓“上承太学正统，下立大学祖庭”。新旧学基础皆好的严复、林纾曾先后在京师大学堂任职。

辛亥革命后，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，京师大学堂也于1912年5月更名为北京大学，由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担任首任校长。北大从此不再身兼中国最高学府与国家教育部的双重职能，而成为纯粹的高等教育机构。1917年1月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，提出了“学术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办学方针，并对学校进行了全面整顿和革新，奠定了北京大学向近代大学转变的基础。

正是在蔡元培掌校时期，国内学术界、思想界的各派代表人物先后被礼聘到北大任教。其中，以政治主张而言，既有共产党的李大钊、陈独秀，国民党的王宠惠，也有无政府主义的李石曾以及主张君主立宪的辜鸿铭；以文学倾向而言，既有新派的胡适、钱玄同、吴虞等人，也有旧派的黄侃、刘师培、林损诸氏；对“京师旧同仁”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，蔡元培也以《答林琴南氏书》表明自己的主张。在这样的包容氛围中，北大出现了学术上学派林立、各种学说自由传播的盛况，“各派对于学术，均能自由研究，而鲜磨擦，学风丕变，蔚成巨欢”。¹

巧合的是，严复、林纾、辜鸿铭三位先生都是福建人，都出生在19世纪50年代，20世纪初叶都在北大任过教；而且三人都有较高深的国学根底和翻译素养，在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动荡年代里，不约而同地为国学的衰落而忧心如焚，一齐为国学的振兴而摇旗呐喊。20世纪20年代，他们先后离开人世，离开了他们毕生倾力维护的中国传统文化。

1 蔡建国编：《蔡元培先生纪念集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62页。

我漫步在未名湖畔，仔细端详着湖西北矗立的那块刻有“未名湖”三字的太湖石。这三个字系燕京大学校友、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院士所题写。湖岸边一任乱石堆砌，古朴自然。无论清晨还是黄昏，你在这湖岸边一站，就能感受到它的厚重与灵气。

回想当年烽火岁月，北大在抗战后南迁，1937年9月与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在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，1938年4月三校又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抗战胜利后，西南联大于1946年5月解散，北京大学迁回原址复校。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北京大学。1951年6月，马寅初教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任北大校长。1952年院系调整后，北京大学从北京城内沙滩迁到燕园，成为一所以基础学科教学和研究为主的文理科综合大学。

自建校以来，北大一直享有崇高的名声和地位，并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栋梁之材。据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统计，100年来，北大共培养各类人才19万人，其中约15万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培养的。近20年培养的正规毕业生是前80年的2.9倍。目前在校生总数达到2.4万人，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。这样一组数据足以让北大人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让北大人同样感到自豪的是，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北大都十分关心和重视。新中国的奠基者毛泽东就亲自为北京大学书写校名。如今，古香古色的北大西门上，就悬挂着曾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过的毛泽东题写的校匾，那烫金的“北京大学”四个字苍劲有力，气势雄浑。



北大百年校庆极限片——燕园西校门

这座由燕京大学校友捐资修建的西校门，是1952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前燕京大学的主校门。历史上的燕大是北京大学的一笔宝贵财富，对北大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西校门雕梁画栋，显得十分古朴厚重。校门两侧还有两头雄壮的石狮，十分惹人喜爱。如今这座西校门不仅是北京大学的标志性建筑之一，也是北大师生进出学校的重要通道之一。每到节假日，慕北大之名而来的人们常常在这里驻足留影。

未名湖之于北大的意义，除了它本身所固有的美丽之外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象征。这个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湖泊，虽然至今仍然没有一个雅致的名称，然而，“未名”又何尝不是她最美、最有哲学韵味的名称呢？正如老子所说：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”正是她的“未名”，正是她的自由和包容，才使万千学子们可以画“最新最美的画”，才使一代代的学者能够刻苦砥砺，把自己造就成一代名师、名儒。严复、林纾、辜鸿铭三位先生不就是北大自由、包容的精神氤氲化育出的三大名儒吗？

正如一位曾在北大受过熏陶的学子在《北大是一篇散文》中所说的：“我常为北大独特优美的育人环境而惊叹：小桥流水，湖光塔影；长堤烟柳，曲径幽篁；新荷映日，香山入画；佳花名卉，翠柏苍松。每见风起，树影摇曳，别生姿态，触景生情……林下自可读书，于一丘一壑之间去领悟诗化的人生，去领略大自然的无限与美丽。这，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美景，而是莘莘学子永远的‘精神家园’的一部分。”¹

另一位曾在北大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教授则在《依依柳岸》中写道：“有一个湖总是走不厌。开花的早晨，初月的黄昏，疏星淡月的夜晚，甚至是夏日的静午，我们就是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。纵使希望这路是无尽的，总是觉得这沿湖而行的时间太短暂。我们都很贪婪，每次都恨不得把那柳岸、把那花径、把那碧水中的流云塔影吞下去，整个儿的化为永久的纪念……一代一代的北大人，向往那湖，热爱那湖，把那湖视为自己的心灵家园，视为至亲至爱的朋友和亲

1 张一璠：《北大是一篇散文》，《寻找北大》，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13页。

人。”¹

悠悠岁月，数十载光阴弹指一挥间。博雅塔依然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，默默地站在湖畔，俯瞰着每一个过往的北大师生和海内外的游子们，旁观他们人生的跌宕起伏，纵览整个国家乃至世界的风云变幻。

面对着未名湖的湖光山色，我没有忘记，自己来到这里，并非发思古之幽情，而是来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之梦。正如当年徐志摩在游学剑桥时所写：“寻梦？撑一支长篙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，满载一船星辉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。”

“但我不能放歌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。”别了，燕园！别了，未名湖！你的倩影，你的自由与包容精神，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也印在所有热爱北大、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们心中！

“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；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

1 谢冕：《依依柳岸》，《红楼钟声燕园柳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43-44页。



上篇

严复：文章光气长垂虹



一、北大：严复雕像

未名湖是北大人心中的圣地。有一首关于北大的歌——《未名湖是个海洋》就是这样唱的：

这真是一块圣地，
今天我来到这里，
阳光月光星光灯光在照耀……

美丽的未名湖畔，矗立着一座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、庄重典雅的建筑，她就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图书馆。20世纪初叶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、毛泽东曾先后在北大图书馆工作，为这座图书馆披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。如今，这座图书馆的藏书已达600万册，被称为“全亚洲规模最大的大学图书馆”。虽然北大图书馆的建筑外表尤其是那宫殿式的屋顶，是典型的中国传统风格，但整座建筑的内部设施非常现代化。全中央空调的设计使室内冬暖夏凉，整个阅读空间窗明几净，让人感觉十分舒适，不愧是北大师生读书的好地方。



北京大学图书馆

一位北大学子在回忆自己经常出入这座享有“亚洲第一”美誉的图书馆的情景时写道：

真应该感谢命运的安排，在北大的日子里，正赶上北大图书馆的新馆落成并投入使用。我每次走进图书馆，都有一种莫名的激动。什么叫“书山”？什么叫“学海”？只有在这里才有真切的感觉。在这里我似乎站在了“书山”之巅：披襟壮怀，视通万里，思接千载；在这里，我似乎泛舟“学海”：沧溟空阔，短发萧疏，扣弦独啸。……¹

2012年初秋时节，我第一次走进了这座名闻遐迩的现代化图书馆。刚踏进门厅，一座气宇轩昂、造型精美的半身青铜雕像便展现在我的眼前，它就是四年前落成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的铜像。铜像高1.2米，宽1.5米，重约200公斤，是北京大学福州校友会为纪念北大百年校庆捐赠给母校的礼物。铜像的雕塑者是我国著名雕塑家、厦门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维祀。

严复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、翻译家和教育家。毛泽东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中，将严复与洪秀全、康有为、孙中山并列，称之为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”。

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前夕，来自严复故乡的福州北大校友向母校提出捐赠严复铜像的倡议，并发起了校友捐款活动。在台湾的严复孙女、辜振甫夫人严倬云女士得知消息后也慷慨捐资，并为严复铜像题写了“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先生”十二个字，表达了她对祖父的缅怀之情。

1998年4月下旬，北大福建校友会在福建省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严复铜像启运仪式。一周后，在刚刚落成的北大图书馆新馆前，北大福建校友会和福建省严复学术研究会联合举行了“严复铜像揭幕典礼”。北大福建校友会会长郑重在典礼上致词说，严复是一百年前代表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。

1 张一璠：《北大是一篇散文》，《寻找北大》，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16页。